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晨曦而流浪大地 / 丁方著.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344-3383-2

I. ①为… II. ①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3856号

出品人 周海歌

责任编辑 王林军

喻 丽

插 画 丁 方

装帧设计 卢 浩

封面设计 卢 浩

责任校对 刁海裕

责任监印 吴蓉蓉

书 名 为晨曦而流浪大地

著 者 丁 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3383-2

定 价 58.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70 68155677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6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子 西北铭

心在高原

第一

- 011 在黄土高原上
013 陕北寒冬之旅
017 大河边的城
023 再见，佳县
027 河畔小站
029 鱼河道中
031 寻找十二连城
035 白色的光耀——白城子
039 统万城之旅
043 镇靖
047 重返镇靖
051 三边高原上的云

第二

- 055 感领之魂
079 冰峰上的书版
091 感恩者

第三

- 097 边关连城之悲风
101 燕赵大地与长城
105 登司马台长城
109 铁壁银山——法华寺

第四

- 117 云冈——佛性之光
121 恒山悬空寺
125 访应县木塔
127 浑源永安寺
131 瞻雁门关
135 重游杀虎口古堡
141 再访杀虎口
145 梦寻旧县

第五

- 151 贺兰山
155 悼西夏王陵
159 苇州与红寺堡
163 在固原

辑六 黄河与帕米尔

- 167 从循化到积石峡
- 171 吐鲁番札记
- 177 帕米尔赞

辑七 荒野呼唤

- 185 大地上的生存
- 189 高原与城
- 193 时空深处的回忆
- 197 大河号子与痛感文化
- 201 悲剧艺术之大美
- 205 市场大潮与荒野呼喊
- 209 母土的力量
- 213 长河竞渡

后记

丁方作品

毫无疑问，这不是在酒足饭饱后卧榻上的闲读之物，不是消费边远与蛮荒的猎奇之书，也不是为探索苍茫西北大地的旅行指南，它是一部把心灵镌刻在“冰峰上的书版”。

《为晨曦而流浪大地》的作者——画家丁方“以双脚度量土地、以生命抚擦岩石”，在对最具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原型的西北大地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中，追寻“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在这个星球上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与信心”。

鲁迅先生写于1919年、初刊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的随感录《四十三》，有一段放在今天更具实感的“呐喊”：“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吸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文中“公民团”是指袁世凯贿选总统雇用的流氓打手，今天，这个词的轮回，会让我们联想得更多、更具体、更具讽刺意味；而鲁迅九十年前吁请的“能引路的先觉美术家”在近一个世纪间，个体的突出、飞跃与整体的退化、萎缩，便是不言而喻。

在80年代初，丁方就以强有力的画风与个人图式影响甚健，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符号。他这次出版的西部散文结集《为晨曦而流浪大地》，是孑然行走的肉身生命对西北大地——即作者之谓“原在的地形学”和“痛裂制质”——历时三十年漫游的极限体验与精神远征，“是灵魂与大地摩擦后的结果”（作者语）。就精神气质而言，它是尼采意义上的强力散文和“钢夜莺”，其刚健硬朗的精神风骨正是我国阴柔塌陷的当代文化所缺的；它对大地的生命寻求，使之成为“大地散文”。它不仅是一部西北文化地理散文集，更是一部钩沉与索引近一千年来，因苟且和民族精神衰颓与沉沦的汉语世界美学地理的“河山集”；丁方的西北文化美学地理板块，重新建构了汉语世界的美学地理板块，或许，是通过素描、油画、写作三维一元的共振互哺，重新开启了汉语美学的“丝绸之路”，只不过这条美学丝路并非通往异邦他国的空间向度，而是在垂

直方向上通向绚烂星空，进而升华了汉语文化域的美学境界。

丁方文字中通过光对世界景物进行雕刻与塑造，充溢着光的交响和光的嘶鸣。如果说北岛散文是力透纸背地用手指“抠”出一个世界铁灰的物理形象，丁方的西北散文则是通过强烈的“光合作用”赋予世界一个既是永恒又是转瞬即逝的形象——一种无源之源的强烈光线，时而灼炽，时而冷凛，如绝望之中的希望，亦如希望中的绝望，抑或绝望与希望的昏蒙织体；时而如暗夜的寒辉，时而如曙曦中的微明，仿佛来自邈远天空，又仿佛来自黑暗深底，有时则仿佛来自激荡沉思的心灵。光线，在丁方散文中异常强烈和夺目，以至令人昏眩，而光对时空的穿透力使这些文字获得丰富的肌理与坚实的质地。我们仿佛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位画家沐浴在光的裸现中，对辽阔西北大地的宏伟景观进行精神锻造与熔铸，“光，赋予那些贫瘠的山体岩壁以独特的精神芳香”（作者语）。它们似乎不是用笔，而是抡着板斧对沉沦的汉语世界的删简与雕凿。

丁方文字是诗性的散文和散文的诗，亦是思之诗。两部形制宏巨的长篇散文诗，《感领之魂》就其情感之深沉、精神之张力、视野之清廓、语调之沉郁；《冰峰上的书版》所达到的灵魂高度，在现代汉语白话语文中我们只在《野原》和杨炼《诺日朗》中见过，这些未曾分行、亦未以诗歌通行的散文诗卷，或许正是我们渴求许久的“诗歌真本”，而不只是遍布当代文学修辞角落的那些细微末节的巧思、妙语、趣味、精致。丁方亦是中国当代为数极少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思想者与艺术家，他的散文沉郁滞缓的风格，在此对人类文化的一切基本价值抛尸灭迹、以消费与娱乐为准绳的快餐文化时代，以“一种浓郁信仰的气氛”（王佐良评穆旦语），与一般文化状态形成强烈反差，并因此构成汉语美学的精神韧带。作为中国当代美术文化中黄钟大吕的艺术家和青铜骑士，丁方个人凭一己之力单挑的英雄主义与贫瘠的当代汉语世界的美学角力本身，构成了“精英文化”的弓与箭。它们似乎也重释了，真正的勇猛之士往往正是那些威武不能屈的文弱书生。

书中编选的数十幅给丁方带来最初声名的80年代写生性素描、表现性素描与创作草图性素描，历经时光淘洗，这些素描创作在今天已具有经典性，但它对于一般知识大众仍具有“新知”的价值。事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正面积极的因素并未真正传播到包括知识界与文化界在内的大众中去，尤其是精英文化常常不自觉地被封闭在较小的圈子之内，而被放大尺寸、广为传播的往往是负面、消极或平庸的东西，甚至是垃圾的那部分。就本书选编画作的艺术质而言，它们不但建立了汉语美术结实足劲的视觉方式，也具备了伟大艺术所有激动人心的要素。丁方西北素描，作为一个已经发生的艺术事实和提升我们美感层次的明晃晃的美学语汇，在汉语美术中，还从未有过如此强有力的对中国人的表现，它更为稀缺的精神矿藏是，青年艺术家饱含内在情感，将西北大地上的日常劳作与坚毅生存升华为人与大地这一主题永恒的瞬间形象，在此人对大地背弃与人类精神基本价值流离失所的时代之夜，这一主题在大地的背影中尤显其庄重沉凝和动人心弦。

就艺术创造的一般定理和基本常识而言，艺术峰巅是由个别山脉从群峰之上独自耸起的，这就是个人大于整体，多数应向少数低下头颅的必然性。那么，真正的生存是否就是一种违悖一般定理（多数正确论）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我们需要反叛的，是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观念对人的存在价值的摧毁，而反叛本身，就是重建人的伟大与人性尊严，重树人与宇宙的信赖之轴。这种反叛的真义，是在一个否定的系统中，奋不顾身地去肯定人类生活的价值。

这部文集向世人彰显的是20世纪八十年代汉语世界狂飙突进的新潮美术运动在沉潜海底、归返大地本源后，再次达成的现代性与本土性的崭新维度，及其从地壳内部向地平线的炫耀。

说也奇怪，一个人竟被一种光深深地吸引。当它不期而至地来到画面上时，便成为他对整个世界感受的象征与凝聚。竟真的是这样，当我描画它们的时候，也正是我少有的喜悦时刻：如此的专注、激奋。有时，通过高顶穹隆的雄伟建筑的窗户，在曙色晨曦所透出的光芒中，我看到了漫遍原野的直插五月晴空的丛林树梢，顿时，仿佛听到了流动于苍宇深处的动人音乐与旋律。

一个月光皎好的星夜。在我旅途中驻留的穷乡僻壤，看到了一堵矮墙上柔和推移着的明暗，我凝神细想，似乎又听见了生命的脚步声。可以说，这堵矮墙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地方，但它确实又是给人无限遐想的事物……

渐渐地，月色被薄云遮住而洒下一片苍茫的柔光，从山道上默默地走来一个割草归来的少年。淡幽的光把他和我笼罩在一个天地里，我们好像正在进行一次无声的对话，他将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将他的心灵与他的情感，在这顷刻间向我叙说。月亮渐渐升高，小村庄里的最后两个外出的孩子也回家了。四周在一片静谧中沉睡。这时只有月亮还在云层后面走动，山涧的溪水潺潺地奔流……

翌日，黎明的曙光披着金色的大衣，从高原顶上踏着朝霞而来，苏醒的山岗也发出铿锵声，从沉睡中渐渐显出它坚实的姿态。这是五月的造型世界，熠熠发光的世界。上面是高高的岗顶，下边是陡峭的巉岩。古朴而凝重的流体冲刷着斑驳的两岸。当一道深沉的青光抹在黏稠的黄褐色液汁上时，我正行走于沿岸果实青青的枣林中。此刻，那远处的木船已挂起希望的帆，迎风摇曳的白帆正颤动于绿色的树帘中。迎着旭日上枣树叶片所发出的飒爽音响，我登上了高高的巅顶。环顾四周，遍野自生自长着矮树、花丛、蓟草，放眼望去，一条小路蜿蜒在茂密的棘丛中，一直伸向天边；当一轮旭日即将喷薄欲出时，呈现于我眼前的高原云天已如正午时刻之浮雕般的清晰。

此时，一只苍鹰无息地掠过巅顶，翱翔五月的碧空；它将我心中的一点秘密情思，带给了广阔无垠的苍穹。

穿过被太阳蒸晒过的戈壁, 跨过冰凉的小溪, 爬上高高坡顶, 耀眼的统万城就在前方, 千万只翱翔的燕子陪伴着苍白的废墟。毛乌素沙漠

每天所耗以鱼河→米脂→绥德→吴堡→军渡→柳林→河口→佳县, 从黎明到傍晚, 从黄昏到拂晓, 不敢放下背包, 放下就会头栽倒

镇靖是范仲淹最后镇守的地方。

日近黄昏, 一阵风雨倾落, 站在古老的城垣上, 四面传来信女诵经的心声……

半昏迷地走进坑镇的小山村, 被老乡掰开嘴灌了什么汤, 三天后病愈离开时, 才知道几天来喝的药是鸽子粪煮的石头子。它们救了我的命。

每天走呀走 从西河→米田
→堡堡→吴堡→景夜→~~柳林~~。可曲
→峪口→佳县，从黎明
到傍晚，从黄昏到拂晓。旧县
不敢放下背包，放下
就会头栽倒。神木 保德。

目近黄省，一阵
风雨倾落，站在
古老的残垣上，
四面传来信女
诵经的心声……

镇靖是范仲淹
最后镇守的地方。

半昏迷地走进坑镇的小山村。
被老乡解开嘴灌了什么汤。三天后病愈
离开时，快道几天来喝的药是鸽子
粪煮石头子。它们救了我的命。

在黃土高原上



1983年 铅笔 纸本



在黄土高原上

1981年于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又大又高。那儿天高、地阔、水少、土厚。那里的墙都是用土夯出来的，从来不用砖砌，因为夯实的土甚至比砖还要结实。同样，那儿的人也像土地一样结实。

天刚破晓，庄稼汉们便驭着牛儿开始下地干活，响亮的吆喝声不断透过初春的晨雾传向远方。农妇们则在忙完了家务活后，悠然地坐在古老的木机前纺纱织布，每家每户都在响着“唧、唧、唧……”的机杼声。那儿的水很少，为了生存，人们要打很深的井。当然这些活儿都得由壮汉和后生们来干，因为那里的土结实得一镐下去，只能凿开一点点。在我的眼中，他们结实的脊背与远处丘壑起伏的山体非常相似，只不过一个是在活动着的山体，一个则是沉睡中的脊背。这种蕴涵于辛劳中的朴素而永恒之美深深吸引了我。不，它超越了美，而是一种从质朴单纯中透露出的人性的伟大。

我常常身背画箱，在宁静的村庄里徜徉。四周静悄悄的，偶尔有一两声鸟儿的啁啾划过长空。远处又粗又高的树下有几个孩子在玩耍。我轻轻地坐下。一瞬间，感到铅笔、画纸竟成了如此心爱的东西，就仿佛是树旁孩子们玩的“抓石子”游戏中那磨得光溜溜、温乎乎的小石子一样。我画他们，亦如同孩提时代在河边树丛下做那自言自语、不知疲倦的游戏。

天晚了，该回家了。庄稼汉们扛着农具、牵着牛儿，有说有笑地从地里回来，脚板在土道上踏出“噗、噗”的声响。他们的身上在放光——远处的大山正微笑含衔着一轮又大又红的夕阳。

1983年 炭笔 纸本



当新年即将到来之际，黄土高原遍野银白，寒风刺骨。浩荡不息的无定河已为厚厚的坚冰所覆盖，使他感觉到在这漫天皆白的世界中，所有生命的涌动都凝固了。然而，陕北古城绥德家家户户在窑洞窗纸上所粘贴的窗花剪纸，以及在门前张贴的大红春联，却给这冰寒的世界增添了些许喜庆的暖意。

他如幽灵般漫步于空寂的街头。除夕的夜幕似乎降临得特别早，但它还是落在了家户门前点燃悬升的彩灯后面。这些灯笼十分简单，几根木条钉成一个立体的方框，四周糊上红绿相间的彩纸。也许是如今社会进步了或怕火烛引起不测，光源已不再是大红蜡烛，而是拖着一根电线的40瓦灯泡。

他仔细琢磨这一切，带着某种无奈的感觉缓缓登上北端城楼的北门湾。这里是整座古城的制高点，南临秦始皇太子扶苏墓，可俯瞰整个绥德城。这时他放眼望去，竟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经验：由错落有致遍布山坡的坚实方块筑体构成的城池，在冬日残阳的照射下显示出铿锵有力的亮部与暗部，仿佛是数百年前遗弃的古代屯兵营地。他不禁攥紧了城砖，直到手心沁出汗珠……

午夜时分，他打着冷战从屋内走到院里，绕过那口枯井依墙远眺，在群山的环抱中无数彩灯或聚或散，像朗夏之夜的星空一样，在寒凛中闪烁着幽光，只不过这光是带着象征性的暖意，充满人间烟火味儿。他早就在旅途中听人说过，按陕北的习俗，为迎接即将来到的新年，灯火应是彻夜不灭的。果不其然，当他的念头还在转动时，刹那间“噼啪”声四起，纸屑漫天，他感叹道：光阴究竟不留情呵，虎年已经到来了。只见各种升高的、打转的、带哨音的爆竹带着耀眼的彩光，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翻腾飞舞的耀眼轨迹，随即便迅疾消逝在黑暗深处。他苦笑着暗想，在每年惟一的一次“声响吉利”上，人们方才体会到姗姗来迟的“物质文明”所带来的快乐。

约摸一个时辰后，古城再次恢复了寂静。他重新返回昏暗的屋内，手捧着一壶热茶坐在火炉边。在寒冷夜风的呼啸和炉中柴炭燃烧的噼啪响声中，他逐渐感到困乏，于是几近入睡……

大约三更时分，他恍惚间看到窗外有一团黑影晃动，待揉眼定睛一看，原来是几个身披寒霜的唢呐乐手雕像般默然伫立在窑洞前。随着一个清脆的响指，乐声突然大作，乐手们摆动着身体，轮番吹奏出一个又一个旋律跌宕起伏的民间曲牌，一发而不可收。那悠扬而略带悲怆的乐思，使他感到一阵晕眩，并伴随着一种直贯心底的幸福的痛楚。他从深陷的坐椅中挣扎起来，像一个夜游者似的敏捷地披上衣服，打开房门想看个究竟。但当他用力打开门门探身向外望去时，院中竟空空如也！乐手们不知何时已悄然离去，雪地上只留下几行深深的脚印。

他刹那间像丢失了魂魄一样，瘫软着卧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

寂静笼罩大地，古城似乎在孤独中睡去了。光的晕影，在微微摇曳中凝缩成一个个犹似古钱币般的符号，它如同一个久远的心象，在仍旧一贫如洗的古城上空熠熠闪亮。

纵从横交错的速度中透出一丝觉察不到的清凉之意。血洗后的清凉之意。暮地这一帷最终的夜幕被彻底拉开：谁说那还是烛光下沉思的幽灵？快来认识他吧：不要错过卑微的手与厚实的手相握之机会！哪怕白驹过隙也应该十分地满意了。好人以苦流浪中捞到万金，富人不欢欣鼓舞地离去。

万般难熬的时刻，但却是真正享受我生命的时刻！永无止境的轮回，光辉中渐渐地逼近，注定不能达到的逼近。南十字星在天边闪亮。那个炎热的星光灿烂之夜，伴随着远方叮咚的琴和吉他声，白色的沙滩拂去了我心头的阴霾。